

岭
南
遗
书

卷之四
知不足齋

崔清獻公集卷一

嶺南遺書

增城 崔與之 正子撰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祕書少監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祕書少監崔某狀昨準恩命除祕書少監控
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
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
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
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
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猥備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
節入登郎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偏

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
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晉陪中祕之游雖
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
之所甚惜得之非據鬼神害盈疾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
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閒之請沂江
而西舟行以風爲程望日寢邈繼承明命復閱俞音仰窺
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停權江許趑趄且行感厚恩勉
強而欲前策病骨虺隤而莫進不免披露枕款籲天哀鳴
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瀆尊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
之賤疊犯雷霆之威茲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惴
檢照前申特賜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

坤之大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祕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準省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敕令官崔與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僞以自便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尙沾於升斗則

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生適值明時
猥玷清選顧惟羣玉之府世之耆儒碩學造武其間者能
幾人椎然不文蠟有此幸非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
自非衰疾出於大不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
困窮真切之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凜凜俟譴不謂
俞音竟闕異數還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贅員史局
俾共二以奚堪蝨負益危鵲梁有媿蓋求去而得進與辭
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淵谷某自度纖冗
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
扶僊起發前去庶見衰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
兼職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 奉

聖旨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祕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闕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卽是辭勞而就逃避煩使而覬清游於心實不遑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虜寇邊義當體國豈

容跼蹐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
聽候指揮遵守施行 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
院事曾某已除參知政事劄付新除祕書崔少監遵依元
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尙書
省

祕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二年

朝請郎祕書少監崔某狀昨者久戍罔功僥倖善罷自知
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庶見凋殘之狀
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
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
妄意欲求南中一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

任劇若爲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
年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少休
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南中家
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全大賜 奉聖旨不
允

辭免除祕書監

嘉定十
二年

朝請郎試祕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
祕書監程倬除祕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舊某自天聞命
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
有壯懷晚爲稻粱之謀寧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
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

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屢布由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
登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况一
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日後伏望朝
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便州郡差遣以保全
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拜 奉聖
旨不允

再辭免除祕書監

嘉定十
二年

朝請郎試祕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祕書監除命伏準
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自度纖微安敢
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免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
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爲盛

事後人又爲美談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遂學異才清
修雅望豈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爲他
時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省自危
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旣虛宜得鴻碩之
彥爲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倖踰清朝以其病而優之諸
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
戾亦緣某分量盈滿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
日來又苦脾泄醫療月餘尙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
日夕懷歸但作首邱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洊伸危懇欲望
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特賜敷奏
曲從丐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賜大矣所有省劄

未敢祇拜 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二年

朝請郎試祕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尙不符於衆望紹興間惟范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二以奚堪况秉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啟迪要宏日就之功某惟何人冒居此職儻或乖於辭受恐難免於曠瘼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改畀名流庶允穆

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 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嘉定

十三
年

朝請郎試祕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
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之除工部侍郎
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陟道山之長除墨尙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
榮踰分履薄驚心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
重五材是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旣通要在獻納
論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煢然

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深但作栩栩
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深媿於便藩投老力
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俾聯
法從曾未數旬之頃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
修車以爲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爲美觀况史
才自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非
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朝廷敷奏
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祇拜 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權尙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倍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丐閑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霜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亶爲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後可以應酬事變一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遷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

可嘗試之乎況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奇窮過蒙獎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蜉蟻無援孤立於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隳之立見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惻收回成渙改畀長才俾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 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定十五年

朝請郎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四川宣

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簡拔俾專益郡
牧民之寄黽勉服役一載而羸力鈍事叢絲髮無補方圖
旦夕上新閑之請適宣閫虛次以印來歸不免從權收管
以安人心以俟朝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
君門萬里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
恩畀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膺自
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剜肉成瘡有根本先撥之慮
張頤待哺有樵蘇後爨之憂况二虜之相持正三邊之交
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
望聖慈俯憐真惻收回成渙改畀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
宣撫司職事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

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 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六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海寒士遭值昌
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躋升禁塗恩數便蕃眷
簡隆厚銘膚鏤骨誓效縻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
和衷爲難臣亦以爲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
表裏壞證爲憂臣亦以爲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
茲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有一
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鷸之相持上賴國威邊聲
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意歲事薦登而况聖